

YanqinXilieXiaoshuoJi

晚晴

严沁系列小说集 (香港) 严沁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I 247.5
Y166W
2002

90139349

YanqinXilieXiaoshuoJi

中国文联出版社

晚晴

严沁系列小说集 (香港) 严沁 著



9013934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晴/严沁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3

(严沁系列小说集)

ISBN 7-5059-4227-1

I. 晚… II. 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3268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01-1999-0722 号

书 名	晚晴——严沁系列小说集
作 者	(香港) 严沁
出 版 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部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吴若竹
责任校对	孙志坚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80×1230 A5 (大 32 开)
字 数	344 千字
印 张	13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4227-1/1·3296
定 价	26.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3	晚晴
245	不死的梦



晚 晴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1

夕阳的光彩，带来一天最辉煌灿烂的一刻，像少女娇羞的红晕，像妇人风情万种的眼波。然而，那只是短暂的一刹那，你若不捕捉，它就消逝在四合的暮色中。它就像飘忽的爱情，就像飘忽的幸福，当它来到你面前，你不及时抓住，它就随风而逝——

大半天的骤雨在黄昏之前突然停止，隐在云层中的太阳终于带着笑脸缓缓向西坠去，经过雨水冲洗的阳光分外清新，透明的晴朗和晚霞互映生辉，在暮色之前，带给人们一种说不出的希望和喜悦。

刘心馨从公路局车上跳下来，她呆怔于天空中奇幻的美丽，她从来没想象过黄昏中的雨后天晴是这样动人，动人得使她忘了走路，忘了回家。

这儿是天母，比较特别的一个住宅区。以前百分之九十以上住着美军军眷，街上的行人、屋前玩耍的孩童、来来往往的汽车全属于美国人，使人有个错觉，此地是美国的某一个小镇吗？渐渐地，屋子愈建愈多，中国人也渐多起来了，在城市住惯的人，也想来换换小镇风味，于是，天母变成华洋杂处之地，也失去了那份单纯。

原本天母的房子都不建围墙，相连着的屋子，也有相连着的屋前草地花圃，从你的窗口伸出头来可以叫到我家来，有种特殊



的亲切友好气氛。后来——不知道是否环境杂了，人多了，治安也没以前那么好了，于是有些人开始筑了围墙。一有开始就有人跟随，于是，各式各样的围墙就次第出现，不但破坏了亲切友好气氛，也破坏了统一和谐的外观。天母，也就像台北市其他许多地区了。

只有那街尾的几幢房子仍保持着原有风貌，相邻的屋子，相连的草地，没有围墙，静谧和谐中，还有——似乎守望相助的味道，中间第二幢就是刘心馨的家。

心馨是个十八岁的女孩子，短而有些天生自然波浪的头发整齐地用发卡夹住，一袭令人羡慕的北一女绿色校服，黑裙白鞋，青春光芒在微摆的裙边晃动。她有张漂亮却孩子气重的脸，黑黑的圆眼睛很无邪也显得顽皮。高中三年级，就待考大学，她却没有什么准大学生的成熟风韵，也许因为家庭环境单纯吧！她只有母亲和一个比她只大一岁、在台中念东海大学一年级的姐姐心宁，她看来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她抱着书包，仰望天际，她无法把视线从那奇异的美丽中收回来，何况，那动人的图画渐渐淡了，更淡了，暮色已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她向前走一步，一脚踏到一个小水滩，泥水沾湿了她的鞋袜，她惊叫一声，一只温热的大手掌突然落到她肩头。

“干什么？小星星。”好开朗的男孩子声音，听到声音几乎就能联想到主人漂亮、出色的笑容。

“秦康，你想吓我？”心馨转身，对着那高大的男孩直皱鼻子，“你知道你这一掌有多少磅？”

“一掌有多少磅？”秦康笑了。果然漂亮出色、高大英伟，几分不羁中还有一丝——书卷气的真诚。“掌以磅计，数学弄昏你的头吗？”

“这么早下班？”心馨展颜一笑，不再计较“一掌多少磅”了，他们并肩往前走。“没有约会？”

“要赶一张图表。”秦康扬一扬手中的纸卷，“不过，还是可以免费教你数学。”



再扬一扬手，他径自走进毗连着没有围墙的第一幢屋子。心馨再走几步，走进第二家。

心馨的家是很现代化的家庭，布置得十分舒适、漂亮，虽然这屋子缺少男主人，在经济上，她们是富裕的。心馨的母亲吴浣思是个十分出色的钢琴家，她所主持的一间钢琴学校极负盛名，虽然她挑选学生十分严格，但排着队等待受教的学生永远是那么多，对浣思所定的昂贵学费也在所不计。当然，这是她们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浣思离了婚的医生丈夫刘哲凡每月也付给她们足够温饱的赡养费。

心馨知道母亲不会那么早回家，她换好衣服，到冰箱里拿一瓶鲜奶，坐在沙发上慢慢饮着，她也听见那个广东籍的女佣四姐在厨房砰砰碰碰地弄晚餐了。

对十八岁的心馨来说，生活是平静无波的，她每天上学、放学、做功课、看书，心中最大的目标是三个月之后的大学联考。她希望考上一所好学校，更希望学校是在台北，家中只有三个人，心宁已到台中，她若再离开，岂不只剩下母亲？那岂不太寂寞？她是这样想的。

想到考好学校，她立刻从一边的书包里拿出课本，考大学犹如拼命，她不能懈怠，就算读得头昏脑胀，近视眼八百度，若考上台大，也是值得，是不是？八百度的近视眼虽难看得吓人，台大——嘿！也够神气了。

电话铃响起来，她顺手拿起来听。

“浣思回来了吗？我是正伦。”很有风度的男人声。

“麦叔叔，”心馨叫。是母亲的——男朋友吧！母亲才四十岁，看来年轻得好像她的姐姐，又离了婚五年，理当有男朋友，只是——她心中仍是觉得怪怪的。“妈妈还没回来，大概要过一阵。”

“没有事，心馨吧？”麦正伦说，“我八点半来，告诉浣思一声，好吗？”

“好！晚上见。”心馨挂上电话。



麦正伦是相当出色的小提琴家，又在一所大学任教，四十五岁，风度好，样子潇洒，许多人都认为和完思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十分好，只是——心馨对正伦莫名其妙的敌意永远消除不了，心馨想，他不是爸爸，有什么资格和妈妈在一起？然而爸爸——

想起父亲，心馨看书的心神再也集中不起来，父亲是医生，有医生的严肃、冷静和理智，他是很好的医生，却不是很好的丈夫和父亲。他很重视事业，却忽略家庭。也不知道当初父亲和母亲怎么结婚的，他们个性完全不同，爱好、兴趣又绝对相反，医生和钢琴家怎么合得来？他们没有争吵，很平静就协议离婚了，现在母亲有了新男朋友，父亲——会有新女朋友吗？

心馨更烦躁了，她莫名其妙得不能忍受父亲有女朋友的事，父亲该属于事业，或是属于母亲，父亲——怎能另有女朋友？

心馨抛开书本，控制不了的烦躁使她奔出屋子，在屋前草地一转，她奔向秦康的家。

秦家和她家颇为相似，她们有两姐妹，秦家有两兄弟，秦康是建筑师，秦恺远在念大学三年级，念的是农化，兄弟俩外形相像，个性却截然不同。秦家和她们惟一的分别是：秦康的父母很恩爱，是个完整的家庭。

“秦康！”心馨不必敲门、不必通报地直走进秦家，她来惯了，何况两家人十分友好。“秦康！”

沙发上的男孩子抬起头，深而难懂的眼光，沉默但友善的神情，淡得不易觉察的笑容有些生涩，是秦恺。

“哥哥在房里。”他说。声音平板而不带丝毫变化。

“我去找他。”心馨对秦恺笑一笑，大步走进秦康卧室。她和秦恺也熟悉，却合不来。

秦恺几乎和所有人都合不来，他是孤僻的。

“你来了！”秦康坐在他那高高斜斜的工作台上，正微笑地望着进来的心馨。“什么事？想我？”

二十六岁的他惯于和心馨开玩笑，他一直当她是小女孩，比



妹妹还小的小女孩。

“我有一个疑问，”心馨在床前的圆垫上坐下来，皱着眉，皱着鼻子，整张漂亮又可爱的脸皱成小哈巴狗似的。“你说我爸爸会不会有女朋友？”

“刘哲凡医生？”秦康好意外，他绝没想到心馨会这么问。“你希望他有女朋友？”

“他若有女朋友，我就——气死！”心馨稚气地说。

“这也说不定哦！”秦康故意逗她，“他英俊，又富有，又有事业，又有名气，刘哲凡大医生，有女孩子追他并不出奇啊！”

“你是说——有女人会追他？”心馨的小脸儿变黑了。

“我是说——”秦康知道玩笑不能开得太过分，心馨是个死心眼的固执女孩子。“他不会主动找女朋友，他是十足事业型男人。”

“真话？”心馨立刻开朗了，“不骗我？”

“什么时候骗过你？”秦康伸手摸摸她的头发，“怎么突然想起这个问题？”

“麦正伦来电话说八点半来。”心馨嘟一嘟嘴。

“麦正伦，你怎能直呼名字？”秦康夸张地说，“他就快是你的继父了。”

“我才不要什么继父！”心馨不高兴地扔开了把计算尺。“我不听你胡说！”

“不听就找秦恺去，叫他讲些化学公式给你听。”秦康开玩笑，“你们两倒是两小无猜的一对。”

“对什么？”心馨跳起来要打他，“只有你才是风流鬼！”

他一把接住了她的拳头，把她拉到面前。

“我不风流你嫁给我？”他笑着。那是十足恶作剧的笑容，他知道小女孩都不喜欢听嫁不嫁的。

“你不知羞！”她挣扎着脱出他的掌握，小脸儿涨得通红。“你这么老，谁嫁给你！”

“老！”他不以为意地笑着，只有小女孩才会觉得二十六岁



“老”，事实上，这正是黄金年华呢！“好吧！秦恺不老，二十一，正配你——”

“死秦康！”她不依地顿顿脚，转身奔出卧室，背后传来一阵又一阵秦康得意的笑声。

奔出客厅，看见秦恺正冷冷地望着她，想着秦康说她正配秦恺的话，脸儿更红，一言不发冲出大门，奔着回家。

秦康真可恶，专门捉弄人，总有一天她会想办法报复，要他在女朋友面前出洋相！她想。

刚在家中坐定，门外响起了熟悉的汽车声，她奔到窗口，看见母亲浣思停好她浅香槟色的 BMW 汽车，正大步走进来。

“妈——”心馨在浣思面前更像个孩子。

“什么事？你看来好兴奋，数学及格了？”浣思微笑。

四十岁的浣思风度好，修养好，不能说是绝色美人，却也相当漂亮，尤其那股成熟的风韵，十分动人，她看来顶多三十岁，就像心馨的姐姐。

“数学还是不及格，”秦康稚气地笑，“麦叔叔说八点半来。”

“是吗？”浣思朝卧室走。她依然保持着苗条身材，又十分讲究衣著，看背影，她就更年轻了。“心宁呢，有没有来信？”

“没有。”心馨追着浣思进去，“你猜姐姐是不是有男朋友了，所以她没有时间写信？”

“也许吧！”浣思不是个严厉的母亲。“下次去信问问她，叫她放假带回来看看。”

“多妙！”心馨又皱鼻子又在笑，“以前我一直以为她喜欢秦康呢！”

浣思一面换衣服一面和心馨聊天，母女俩很亲热，也坦白得无话不谈。

“秦康！他怎么会喜欢你们小女孩，他的女朋友论打计，单是空中小姐就有几个。”浣思笑。和女儿讲话，她是不顾忌什么的。

“空中小姐有什么稀奇！”心馨很自然地撇嘴，“请我做也不



做！”

“那么大的口气？”浣思换好便装，挽着心馨出去。“空中小姐有什么不好？”

“我不喜欢。”心馨还是摇头。

“因为她们是秦康的女朋友吗？”浣思开玩笑。

“胡扯，妈妈你——”心馨不依地，脸红了。

“好了，去看看四姐的晚餐预备好没有，吃完饭我要出去。”浣思推着女儿。

“出去，和麦——叔叔？”心馨背着浣思皱眉。

“一个音乐会，”浣思不置可否，“十点半可以回来。”

心馨沉默了两秒钟，大步走进饭厅。

她的日子永远是这么平淡的，除了平淡，她还寂寞。她身边虽有亲人、朋友、同学，然而，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私生活，不是她能参加的，她只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有时，连个谈话的对象都没有。

心宁离开家，寄宿外地的学校可会好一点？或者——她也该离开家住到远远的学校去？

四姐正忙着把饭菜搬去饭厅，心馨想去帮忙，一眼看见厨房外的人影，秦恺，他站在他家后院做什么，他也是个寂寞的人，只是——他们之间无法沟通，说不出什么原因，或者——个性相差太大吧！

心馨捧起一盘好香的咖喱鸡，窗外不远处的秦恺转过头来，在暮色中，他的阴冷变得奇异的吸引人，心馨本来完全没有出去的意思，却莫名其妙得放下咖喱鸡，推开后门朝他走去。

“你在做什么！秦恺。”她问。他们虽然也是邻居，他还是秦康的弟弟，她和他却显得生疏和客气。

“不做什么！”他眼光停在她脸上，阴沉却善良。他的声音是硬硬的，不带任何感情。

“你知道吗？”心馨望着他，很真纯地说，“你很适合在这个光线底下，你看起来很有性格。”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性格。”他动也不动。

“我说的不是普通性格，”她抓抓头发，解释困难，“譬如风格，还有，反正应该是特别的。”

“我很特别？”他反问。他总是不多说话的，今天有点例外。

“你自己不知道吗？”心馨笑了，“你跟很多人都不同，使人——高不可攀。”

“我想——你错了！”他似乎有点尴尬。和秦康同样的一张漂亮脸孔，神情、气质相差何其大？“我很普通，也很平凡，一点也不高。”

“我的感觉是这样，”心馨坦白地说，“我觉得你随时都可能骂我一顿，把我赶走。”

“真是这样？”秦恺笑了，笑得十分漂亮。“那我岂不是很可怕？”

“不过我也不怕你，”心馨咬着唇，歪着头，“谁对我凶，我也以凶还他。”

“很——有趣！”他说。眨眨眼，他缓缓移开视线。

“有趣？三个月之后说不定我跟你是同学了。”她不服气，“就怕数学考不及格。”

“哥哥——不是在教你？”他又看她一眼，有点生涩。

“秦康啊！”心馨不满地揉揉鼻子，“他总有约会，要不然就要赶画什么工程图，说是要教我，从来没教过。”

“这样——”秦恺把双手放进浅蓝色牛仔褲口袋里，考虑又犹豫了好一阵，“如果你愿意，我——也能教你。”

“你？”心馨意外得睁大眼睛，苹果般的脸上满是不能置信。“真的？你肯教我？”

“是——”秦恺似乎努力在抑止那份紧张和兴奋，他兴奋吗？“我的数学一直不错。”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有空教我？”心馨忘形地捉住他的手臂，不停地摇晃。“今晚可以吗？”

“可以！”他的手一阵控制不住的轻颤，她已放开他。“你随



时可以来。”

“太棒了！”心馨高兴得跳起来。“有人教我数学，我就有把握考上台大，我只是数学不行。”

他沉默着，脸上的阴沉渐渐退去。

“先谢谢你，我一定请你看电影。”她又说，“你每天晚上都可以教我吗？我的数学需要‘恶补’。”

“可以！”他的话永远简洁有力。

“你自己不做功课？”她关心地问。大三的功课不至于轻松得每晚有时间吧？

“我会安排自己。”他说。

“哎——我吃完饭就来。”她行一个军礼，“先说好，我对数学是很笨的，你要有耐心啊！”

他牵扯一下嘴角，终于没笑出来。她是那般真纯稚气，怎是一个就要上大学的人呢？

“我不会骂人的。”他说。

心馨拍拍胸口，放心地透一口气转身奔回家。

“等会儿我就来，你等我！”她进去了。

秦恺又在湿湿的草地上站了一阵，直到暮色更深浓，他才慢慢走回屋子。

他和秦康的确十分相像，只是他比较瘦，也略矮一些，他大概有五呎十吋，秦康大概有六呎。两兄弟的差别并不在高矮，秦康是光亮的，引人注目的，他能在许多人中间一眼被人看到，他的亲切笑容和那带着真诚的不羁，很是与众不同。秦恺却是光华内蕴的、含蓄的、沉默的，在人群中，他很可能被忽略，他也不喜欢表现自己，然而，他的善良与智慧，却全在眼底深处。

秦恺的沉默与孤独也许是与生俱来。在家中，他们兄弟俩受着父母相同的爱护和关怀，父母绝对不偏心，而且十分注意他们的成长与发展，父母也曾经为他的孤独担心过，但——他看来并没有什么不正常，孤独是天生的，他们也就听其自然。

喜欢孤独、安静也不是什么坏事，对吗？



晚餐之后，他回到属于他的卧室。他有丝说不出的紧张，心馨要来吗？心馨几乎每天都来他们家，从来都不是找他的，心馨永远是秦康卧室的小客人，今夜第一次为他而来——也是他的第一个客人，他为此而紧张吧？

大门砰砰碰碰地响，这是心馨的习惯，她来了——秦恺想站起来，忍住了，他只默默坐在写字台前等着。心馨来为请他教数学，她自然会进来，他不需要这么——哎！这么殷勤，这根本是最普通的事。

过了一阵，心馨并没有进来，卧室门开着，心馨该知道他一向在卧室里做功课的。他听见隔壁秦康房里传来的愉快笑声。

“你的图表还没画好啊！”心馨娇嫩地问。

“就快了！”秦康在伸懒腰。“你来陪我吗？”

“找你的空中小姐陪，我来学数学的。”心馨说。

“谁答应教你数学了？”秦康夸张地说，分明故意逗她。“我眼睛就快闭上了。”

“臭美！”心馨一转身就走出来，“秦恺教我。”

“哦！约会呢！”秦康在隔壁怪叫。

心馨抱着书本，甜甜地笑着走进秦恺卧室，她又换了衣服，红色半截牛仔裤只到膝头，上身是胸前印着花生卡通漫画主角查理布朗的白T恤，天然微髻的短发没用夹子，有些湿湿地披着，脖子上有清香的爽身粉，她一定刚洗过澡。手里还拿着一个啃了一半的水晶梨。

“我来了！”她不客气地坐在秦恺床沿上。

秦恺心中有丝莫名其妙的酸，心馨来找他，却先去了哥哥那儿——这丝酸意也只放在心中。

“我先看看你的书，你吃完梨再开始教。”他说。看她一眼，立刻就垂下头去。

心馨把书本递过去，秦恺接过来，却发现书本下藏着一个大水晶梨。

“给你的。”心馨稚气地压低了声音，“只剩这一个了，别给



秦康看到。”

秦恺心中流过一抹温暖，掩盖了刚才那丝酸意，心馨——真是可爱的。

“谢谢！”他微微一笑，把水晶梨放在书桌的一角。水晶梨不值什么钱，令人欣喜的是那份心意。

心馨三口就吃完了她的梨，扔了梨核，在牛仔褲上抹抹手，坐到书桌的另一处。

“我想从头开始，三个月来来得及？”她是认真的。北一女的学生对考大学都很重视和紧张。

“看你用功的程度。”他翻着书。不知道为什么，心馨坐在对面，他就那么不自在。

“我一定用功，发誓！”心馨一本正经地举起右手。“我想考台大园艺系和你同学。”

“园艺？”他有点意外。很多女孩子都喜欢念外文，比较有机会去洋机关或航空公司赚高薪。

“植物系也行！”她睁圆了眼睛点头，“妈妈答应给我辟个大花园，专门种各种奇怪、稀有的花草。”

他看她一眼，赞许的话放在心中。

“开始吧！你只有三个月。”他只这么说。

心馨很紧张地拿起纸笔，开始记录秦恺所讲的一切。才讲了一章，心馨就对他肃然起敬了，秦恺的数学那么好，足以教她而有余，这么好的一个老师，她怎么一直想不到？她怎傻得以为只有秦康能教？

她心中一直只有秦康是吧？

秦恺讲了一个半小时，他看来全无倦意，还有继续的意思，心馨却急得大声叫惨。

“够了，够了，今天就这么多。”她指着面前一大堆记下的重点，“太多了我消化不了，白费力气。”

秦恺看她一眼，合上书本。他虽在讲书，在演算例题给她看，却一直很注意她的神情，他很满意她的认真，她真是想补习